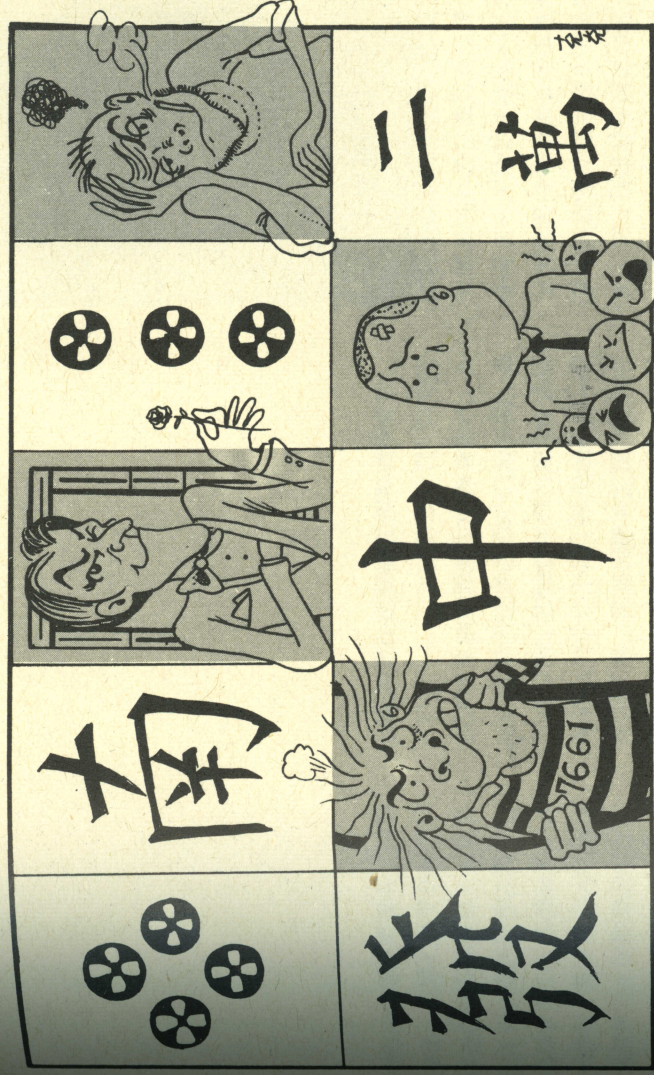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醫學生的舞台劇

杏林叟

醫學生的舞台劇

出場人物：老周、小張、牛仔和阿洪

序幕

老周：飄渺、飄渺、空靈、虛幻、而且神奇……這兒的氣氛是緊張的，草率、花謝、露滴、葉枯沒有人理會它，只有幾聲的場景，但活躍在此地，成羣的，孤獨的過客，却總是默默地留下痕跡。常常有人說到：「願這天伴我遨遊，願青春充滿前程」，而自歎著：「辛苦最憐天上月，一夕如環」；是的，人生的舞台上，你舞的是什麼呢？曲終人散時雖有一絲的哀怨，但你舞過的，却可留下一份思念。且看四位主角的妮妮道來：

等不及解剖室的燈暗人散，老周收拾好上個星期填滿原裝書的舊皮袋子，溜出那又擠又臭的角落，跳上滿是灰塵外表的FORD，想想待會又有幾票桌兒可以「放槍」，內心不由快意如麻，什麼組織、生化鬼東西，教授只知道照本宣科地你唸我抄，根本不管台下學生反應的死活，他樂得照唸，老周也不甘示弱來個照「驕」！

想起四健會這幫人，老周不禁黑地兀自慶幸著，考得再爛，也還是有小張、牛仔、阿洪他們墊底。這其中以牛仔資格最老，打從中學時代醫科一夢開始，他就註定要做「不拒絕聯考的老子」，一連考了再考，從獸

醫、牙醫幹到醫生，屈一屈指頭，唸完七年再服兵役兩年，他都快年逾不惑了，難怪他每逢被當掉的時候，都要喝酒、抽菸地心情惡劣好幾天，搞不好八年、九年畢業還有問號呢！

阿洪更是性格到底的硬漢子，年年被當，年年重修過，惟一的好處就是別人唸一次就夠的科目，他經常要唸兩三次，常聽人說醫學院的票得令人衰弱，但是卻絲毫在他身上嗅不出一點氣息、瀟灑地溜課，日以繼夜的摸八圈、九圈，就連他自個兒也懷疑是唸建築系來債台高築，還是想活人濟世，混口飯吃？四健會裏屬阿洪智力好，素有鐵漢之譽，他曾誇示當



年聯考一戰，他以兩三個月的挑燈、惡補就擊敗一大堆十年寒窗的書呆子，津津為傲之外，他似乎是最樂天安命的傢伙，別人緊張的焚膏繼晷，死K活K，他年年難過年年過，混一天算一天，反正學校還需要學生老爺的投資，政府很少補助私校，抓準了這一點，阿洪就這麼個對上了。

四個人中，小張是最幸福，也是最悲哀的，幸福的是別人奮鬥事業十幾年，娶不到老婆的大有人在，他卻娶了名草有主，可悲的是孩子、老婆一起要錢，他墮陷的眼角，發青的臉色說明了他的無奈和負重，爲了孩子奶粉費，尿布費，除了上課、作實驗之外，還得要清晨送報，晚上教教拚老命似的起場，最沉悶的是婚前的草率，和婚後的懷悔，總是正比例，一時高中時代無知的誤闖伊甸園，他就被社會道德註定要做爲一戶之長的責任。眼見著別人上了大學後交的女友都有一番來頭和品貌，回味自己那純純的一番愛，早已被愚蠢的行爲給吞沒了，留下的是無邊的悔恨；功課跟不上，成績又是低的可憐，教授才不管你什麼已婚未婚，兩分三分他照給，於是乎，煙霧騰起的一刹那，也就是心緒懸劣、低潮的片刻，他都要在這方城中

，藉著洗牌翻牌的刺激性，來揮去心頭的那股霧色茫茫。

一樓輕塵中，老周的跑車響入耳裏，開始邁向牛仔包租的那棟公寓；那是一間藏污納垢的地方，同居的鄰居，麻將的麻將，似乎有牛仔的履跡，就離不開這些糟玩意兒。細說起來，還是老周最風光了，家世好，人也稍傻，加上三寸不爛之舌，和一輛奔馳便捷的交通工具，攻城掠地，無往不利。馬子一大票的任他交往，今天夜奔北海，明晨拂曉出擊陽明山，沒扭袍的時候，就玩票似的剋上一角，至於感情的糾紛，卻從沒有遇著。蓋周媽媽三令五申在先，在家鄉的小鎮上，周家算是有頭有臉的望族，醫生世家，三代懸壺，家人有帝大、台大、哈佛的，要認真感情的時候，也總要細挑精選，起碼也要資產階級的才不會給家裏門面搞得灰頭土臉，就憑這一番心理建設，老周可神氣了，不是天油頭面粉的窩袍，考試到了，不是小抄就是偷看，運氣壞的時候，補考、重修他照樣拿手。

偌大的教室，擠著一羣熙熙攘攘的學子，個個自命不凡的遇著各自的「生活」，大多數人承襲著自幼嗜學的修養，架著一幅老氣的眼鏡，死沒命的一天到晚啃書，女同學的臉上泛得不是熟透的果紅，而是青白。繁重的課

業中，各掃門前雪的味道就更濃郁；四人幫的牛仔、阿洪、小張、老周却不屑與一羣書獃蟲子爲伍，沒CASE的時候，老周泡他的妞，牛仔載桿、玩玩電動玩具，小張忙著洗小孩尿布，應付太座的召喚，阿洪則血脈貫張，總好此中樂道，什麼溫泉浴、奶子澡他老兄有的是門路；可說是英雄好漢，各忙各的路子，一旦有CASE的時候，四個人聽候召集，通有達旦，樂此不疲。

起先是五十、一百的票票娛樂，日子久了，却驚覺輸贏不大，且都是自家人，亂沒味的，漸進的賭資加大，一兩角不算大數目，幾「塊」錢的起落也開始發生，更刺激的是牛仔也表舅也插上一腳，這麼一來規模可大了，淡水某大本營的學生通通轉陣陣地來湊湊熱鬧。台中那票同行也逢假日趕野鷄車北上來遠征、成員、賭資、隨著刺激性的翻騰，興頭大的時候，老周、牛仔、小張、阿洪也就更更癡忘食了，學校裏找不著人，老周的馬子三番兩次來找玩伴，小張的老婆串演幾齣尋夫記，同學沒人知道他們落的落腳處，更何況是校方，像是沒雪球的，越滾越大，也像滾泥沼，愈陷愈深，背棄的不是自己最昏顛倒，望不見太陽月亮的青春，自己的家庭、事業，也一併遺棄。

俗話說：『本身並無罪過，阿洪運氣差，三萬的記鉅金，接著是賣寶，最後是連手鉅金，老手，不愧為贏，少爺為贏，小張可糟透了，太太的私房錢更動，家教養更動，他學生的本位，家裏本位，愛放愛同學，讀的資金週轉了。』

就像是人，命運給自對它難經叙述，題運移方，令人措手不天的加深，爹於渡口，他賣來了個槌子，兒子招租假老鴇子打人又勒索，鄉居一擠而，兒子逃跑，終造成了村，社會人士

道就更濃郁，小張、老周却血，沒CASE，牛仔敬桿，著洗小孩尿布，洪則血脈貫張溫泉浴、奶子可說是英雅好，且有CASE的，通宵達旦，

的玩票根榮，不大，且都是進的賭資加大幾「塊」錢的，小張的，是牛仔他一來規模可大，生通通轉移陣票票同行也達假，成員、賭資與頭大的時候，阿洪也就更廣著人，老周的，小張的老婆，沒人知道他們方，像是夜夢尼沼，愈陷愈深，音顛倒，望不己的家庭、課

俗話說：「賭場無贏家」，賭的本身並無罪過，而是玩的人本身的罪惡，阿洪運氣最差，曾有一夜輸掉兩、三萬的記錄，起先是生活費的挪用，接著是書賣掉了，顯微鏡抵押，到最後是連手錶也考慮破當，牛仔堪稱老手，不愧是老的辣，懂得能放能收，少爺為贏，倒也樂得無債一身輕，小張可糟透了，孩子的飯錢輸光了，太太的私房錢也繳了出去，送報送得更勤，家教教得更多了，犧牲的還是學生的本質。老周是屬運道好的一位，家裏本兒夠，又迭有小賺，基於愛放愛同學的立場，牛仔、小張、阿洪的資金週轉，就全靠老周當凱子出借了。

就像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的應酬，命運給自己規劃一條路子，誰要對它離經叛道，誰就要肯付代價。

噩運終於來臨了，而且來得很快，令人措手不及，阿洪的賭債一天一天的加緊，家裏雖然環境不錯，但羞於開口，他竟然想不開的失去理智，訂了個餽子計劃，先是看準報上有人騎子招租假裝租客，而強渡關山，撻子打人又勒索金錢，經房東失聲大叫，鄰居一擠而上，阿洪慌張倉皇的往巷子逃跑，終逃不過法網和心網的捕獲，造成了校園內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動，社會人士扼腕搖頭，輿論界大喊

知識份子的墮落可悲，阿洪的命運，正如他平日慣說的一句話：「我又被當掉了」，但以前當的是一次可以彌補的考試，這却是無法重修的一生。

一學期在緊湊、匆忙中過去，却激起餘波盪漾，牛仔又被當掉，永遠的當掉了，學校不能要他了，這是學校、教授都無可奈何的事，因為他有一科三修不過，按教育部明令，開除學籍處分，有人形容被學校丟棄的學子是孤兒，是放鴿子，牛仔却形容自己是殘弱的老兵，被自己丟棄，小張有先見之明，索性期末考不參加，來個罷考全當，也悄悄的辦妥休學，回家時候老婆孩子一年。

老周總受老天爺的特殊眷顧，只差一學分就給學校拜拜，難得幸苟延殘喘，但積下的一屁股學債，七年不能畢業，似乎已成定局。

提早畢業的那晚，牛仔悄悄的回到學校，這兒的一草一木，他雖然未曾灌漑過，但也睬過摸過，宿舍裏的燈又整齊的並亮著，新學期啟幕的片刻，同學們又開始用功了，這兒一、兩千個日子，他不曾給出什麼，如今這兒也不願他再久留，還記得迎新的時候，阿洪很好奇的抓著牛仔問，談談老兵嘗新鮮人的滋味，他曾開玩笑的說著：外面新鮮裏面不新鮮，他發誓過的，要學史懷哲那股濟世濟人的



胸襟，活到老，學到老都無所謂，而今呢？只因爲奈不住心中老邁的孤寂，他拖阿洪作伴，害得阿洪身繫囹圄，終生黑暗，自己呢？雙親鬢白的蒼臉上，一再寫著支持他一考再考，爲達一生志願，勇邁求學的壯舉。他說過的，爲了爭一口氣，爲了報復女朋友當年離棄他，擇醫而嫁的無情，自己總算闖到心中的願望，但心靈的掙扎，付出的代價好苦，如今又都不再屬於他了，提著厚重的皮箱子，兩行眼淚濕潤牛仔三十歲月的臉頰，夜，沒有星星，也找不著月兒，踱出校門的時候，適巧小張剛辦妥休學出來，兩人相視而憐，牛仔不由說出一句：「我們今年再重考，怎麼樣？」

落幕

走向歸路時，晚霞總已漫天，這是好長的一段日子，有心中的欽泣，也有開懷大笑。靈感也許來自週遭的真實——一低語，也像是一幕極動人的啞劇，勾引起你我深思的一段警語。踏著暮色，走完這最後一段路，路盡處，我們將憩息，然後準備另一程的出發。